



哲學學門前瞻議題規劃： 傳統知識論研究的發展困境與未來圖像

王一奇*

一、背景介紹

在哲學數千年的發展背景下，若要說有什麼知識論議題是前瞻議題，或許小看了前人的智慧。所以，筆者的切入點是從 20 世紀英美哲學中，指出一些傳統知識論研究的發展困境，進一步探討一個未來知識論研究的可能圖像，並以此自勉。

筆者從研究所博士班時期，到現在於學校任職數年間，常聽到許多人對傳統知識論研究的一個共同看法：「知識論是一個沒什麼未來發展的哲學領域。」這樣的想法並不在於傳統的知識論研究沒有出版論文或專書的空間，而是在於看不到傳統的知識論研究在哲學領域的重要性。的確，當我們把知識論議題的焦點放在葛替爾反例 (Gettier counterexamples) 及其解決方案，與葛替爾反例的解決方案的反例，或是把焦點放在各種懷疑論的爭辯與各種針鋒相對的證成理論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間的爭論等傳統知識論的議題上，知識論看起來似乎是沒有什麼未來重大發展的，因為知識論與其他快速發展中的哲學領域看起來沒有任何重要的關連性。

當然，這並不是說目前知識論領域沒有熱門的議題。方興未艾的知識論議題中，有德行知識論 (virtue epistemology) 的持續發展，這涵蓋了從德行知識論的觀點探究理解 (understanding) 的知識論議題及相關的「知識價值」 (the value of knowledge) 的問題；踐行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是否是一種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基於接受他人證詞 (testimony) 或宣稱所獲得的信念是否為證成的信念；關於異議 (disagreement) 的知識論議題，

*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如基於相同的證據下而產生的合理的異議是否可能等。¹ 本文並不打算對這些熱門議題進一步闡述，因為目前對這些議題的討論並沒有跨越傳統知識論的討論模式。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有二。首先，筆者將藉由探討知識論議題與其他哲學議題相互牽引的一些範例，指出傳統知識論研究的兩個困境：

- 由於傳統知識論研究主題的狹隘性，以及對知識論學者訓練的侷限性，而自絕於許多重要的知識論議題之外。
- 傳統的知識論研究並不企圖，也未提供一個一般性的知識理論來涵蓋各種不同形態的知識，使得傳統知識論難以對個別的特殊知識領域提出貢獻。

第二，基於對那些範例的探討，作者希望能對在一片對傳統知識論未來發展的絕望論點中，指出一些知識論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並藉此勾勒一個筆者心中的未來知識論研究圖像。

二、知識論與語言哲學

過去十年來，知識論與語言哲學之間的牽引最明顯的成果呈現在對知態可能性 (epistemic possibility) 這個議題的討論上。簡單的說，知態的可能性是一種基於知識、證成、證據、理由等智性特質 (epistemic features) 而刻畫出的可能性概念，這個可能性概念不同於邏輯上、形上學上或物理上的可能性等。這個議題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知識論的議題，但是在 2000 年後發表的文獻中卻被轉化成一個語言哲學的議題，並涉及到語言哲學中脈絡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爭論，以及模態概念的語意與語用的爭論。

Ian Hacking (1967) 是當代對知態可能性分析的先驅文獻。在那文章中，Hacking 對模態可能性提出一個簡單的分析：

命題 P 是知態上可能的，若且唯若，P 並沒有被知道是假的，也沒有任何實務上的方法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可以被用來建立 P 是假

¹ 關於德行知識論議題，參閱 Ernest Sosa、Linda Zagzebski、Jonathan Kvanvig 及 Duncan Pritchard 等人相關著作；實踐知識相關文獻稍後會提及；關於證詞，參閱 Elizabeth Fricker 及 Peter Graham 等人著作；關於異議，參閱 Ernest Sosa 及 Richard Feldman 等人相關著作。



的。(Hacking 1967:153)

在以上的分析中，至少有兩個因子有待進一步釐清。首先，何謂實務上的方法？Hacking 在文章中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但這並不是目前文獻中爭議的焦點。另一個需要澄清的是，當「P 是知態上可能的」的一個必要條件是「P 並沒有被知道是假的」，究竟是沒有被「誰」知道是假的？Hacking 的文章中也並沒有清楚的說明。DeRose (1991) 認為，也同意，Hacking (1967) 的想法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來理解。這個「誰」可以被標記為相干社群 (relevant community)，而這個相干社群是與宣稱「P 是知態上可能的」的說話者 (asserter) 相干的社群。

DeRose 的文章在 2000 年後重新被注意到，而且引來許多的批評者及支持者的爭議。主要的反對意見是，那個「誰」所標記的相干社群應該是與評估者 (assessor) 相關，也就是與評估「P 是知態可能的」這句話的人相關，而這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包含 Andy Egan、John MacFarlane 等，這樣的立場被稱為是相對論者 (relativist)。當然，DeRose 也有支持者，如 Michael Heumre 及 Richard Dietz 等，而持這個立場的人被稱為脈絡論者 (contextualist)。另外，也有人採取第三種立場，如 Kai van Fintel 及 Anthony Gillies，他們認為那個相干社群在不同的脈絡中，依語用的情境可以是與說話者或是評估者相干，並認為脈絡論者及相對論者之間的爭論錯誤的將相關社群的議題視為一個語意的議題。

在這個關於知態可能性的爭論中，有兩個面向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在目前的爭論中，不同的立場往往使用複雜的語意及語用學形式化理論，其中包含了複雜的邏輯，要瞭解這些理論需要有語意及語用學的基礎，以及高階邏輯的能力。就我目前對文獻的掌握及對國際上知識論學者的瞭解，這個邏輯上的障礙幾乎使所有的傳統知識論學者退出知態可能性議題的戰場，並排拒去進一步理解這個爭議中的議題，但這很顯然是知識論學者畫地自限的結果。在這裡，我並沒有要宣稱知態可能性的相關議題是一個重要而具前瞻性的知識論議題，而是要強調，知態可能性的議題源於知識論上的考量，但最後卻因為邏輯上的障礙而被許多知識論學者排拒去參與，而放棄對這個行進中議題的發言權，這是很可惜的。

第二，對知態可能性的研究及爭論目前已經被擴展到對其他模態概念如

規範性概念「應該」的議題上，這可參閱如 Kolodny 及 MacFarlane 的著作。爭論的焦點在於，當一個行為者宣稱「A 應該做 ϕ 這個行為」，這個宣稱的真假應由宣稱這個陳述的說話著的「所知」來決定，或是由評估這句話的評估者的「所知」來決定？而我相信，這樣的爭議未來也會被延伸到其他的模態概念上。筆者認為這些議題都是知識論議題，而不應該只是侷限在形式語意學的迷障中，而知識論學者應該，也可以，就此提出重要的見解及貢獻，並進一步影響模態概念的語言哲學及語言學研究。

三、知識論與邏輯

從 Von Wright (1951) 及 Hintikka (1962) 兩書起，知識及信念的概念便在模態邏輯中被形式化。但是，這兩書中的形式化並不非常成功，肇因於當時模態邏輯本身的侷限性及許多知識論上的困難。在 80 年代後許多重要的發展讓哲學家們對與知識相關的邏輯發展有了更多的興趣，以下列舉兩個例子。

首先，Peter Gärdenfors 在 1988 年出版的「流動中知識」(Knowledge in Flux) 一書擴大了對所謂信念修正 (belief revision) 理論的興趣。信念修正理論企圖利用邏輯來模擬理性主體的信念形成過程，這個過程主要包含新信念的增加，以及基於相衝突的新信念如何對舊信念進行修正，而這些研究對電腦科學也有重要的影響。但邏輯只是一個工具，信念修正的現象中包含了許多有趣的知識論問題有待解決。例如，藉由以下兩個情境考量所謂的漢堡問題 (Hamburger Problem)。²

(情境一) 張三所住的鎮上只有兩個漢堡店，分別是漢堡店 A 及 B。在某個張三想要吃漢堡的晚上，他的一個可靠的朋友告訴他漢堡店 A 或漢堡店 B 有營業，但不確定是哪一個，所以他合理的相信漢堡店 A 或漢堡店 B 有營業。他先試試去漢堡店 A 看看，結果發現漢堡店 A 沒營業，所以他合理的相信漢堡店 A 沒營業。但因為他依然相信漢堡店 A 或漢堡店 B 有營業，所以他得出了漢堡店 B 有營業的結論，並因此相信漢堡店 B 有營業，而這個信念是合理的。

(情境二) 張三所住的鎮上只有兩個漢堡店，分別是漢堡店 A 及 B。

² 關於漢堡問題的相關文獻，參閱 Gillies (2004)。



在某個張三想要吃漢堡的晚上，他遠遠注意到漢堡店 A 的燈光明亮，所以合理的相信漢堡店 A 有營業，並進而合理的相信漢堡店 A 或漢堡店 B 有營業。等他走近一看，原來漢堡店 A 沒有營業，而明亮的燈光只不過是防小偷的招數，因此張三合理的相信漢堡店 A 沒有營業，並據此刪除了漢堡店 A 有營業的信念。但因為他依然保有漢堡店 A 或漢堡店 B 有營業的信念，所以他得出了漢堡店 B 有營業的結論，並因此相信漢堡店 B 有營業，但這個信念顯然是不合理的。

情境一及情境二有明顯的知識論上的差異，主要在於，情境二中，張三得出一個不合理的信念，但這差異的來源究竟為何則有許多的爭論。就理性的信念是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而言，這類問題是重要的知識論問題，但傳統知識論學者並沒有參與這個爭論，因為要能參與這個爭論，必須有能力穿透一些邏輯上的障礙。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方向是對知識改變的邏輯研究。有別於信念修正理論是以信念改變為研究對象，知識改變的邏輯將重點放在研究理性主體如何透過獲得新的訊息形成知識。例如，考慮以下的「泥巴小孩」(Muddy Children) 的例子。

(泥巴小孩) 阮家的三兄弟在某個下午玩了一身泥巴後回家，但在入門前被媽媽叫住。媽媽說：「你們三人中至少有一人額頭上有泥巴。」在三兄弟們只能看得到其他兄弟額頭上有沒有泥巴，但看不到自己額頭上有沒有泥巴的情況下，媽媽進一步輪流問三兄弟：「你知道你的額頭上有沒有泥巴嗎？」

假定阮家三兄弟具有理性及邏輯能力，我們可以證明，在他們各說兩次「不知道」後，他們就都知道自己額頭上有沒有泥巴。³

在 90 年代後，信念改變及知識改變這兩個新的研究領域因為引入動態邏輯而蓬勃發展，動態邏輯主要以 van Benthem 所領導的阿姆斯特丹學派為

³ 參閱 Fagin et al. (1995) 及相關著作。

研究的中心，而傳統知識論學者也在這個發展中缺席了。

四、知識論與特殊型態知識

傳統知識論的研究集中在所謂的一般命題知識，尤其透過一般知覺能力及邏輯能力所獲得的知識，並集中在「S 知道 P」(S knows that P) 這樣的一種知識表達的形式，而 P 代表一個完整的命題。但是，有一些知識並不明顯的是透過一般知覺能力及邏輯能力所獲得，也不見得具有「S 知道 P」這種表達形式。在這兩種情況下，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是否可以被延伸到那些類型的知識是令人存疑的。

例如，所謂的踐行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knowing-how) 是被認為難以歸類為一般命題知識的類型之一，但卻在各種哲學文獻中廣泛的被使用。⁴ 一般來說，踐行知識代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完成一件事」(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 的知識，如知道如何騎腳踏車，知道如何游泳。Gilbert Ryle (1949: Ch 2) 論證踐行知識不是一般命題知識，而是一種能力 (capacity)，一種完成某事的能力，如騎腳踏車的能力，游泳的能力等。當然，Ryle 的說法及論證受到很多的反駁，而近年來最有名的反駁來自於 Stanley and Williamson (2001) 這篇文章。

一般來說，反對 Ryle 說法的論證主要是提出反例，並強調，在人們具有踐行知識的情況下，並不具有相對應的能力的例子。例如，某位知名鋼琴家知道如何彈鋼琴，但因為車禍斷了手而不能彈鋼琴；或是某位開鎖大師知道如何打開我們眼前的這個保險箱，但因為他遠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而不能打開我們眼前的這個保險箱。而 Ryle 的支持者則宣稱，在那些例子中，鋼琴家及開鎖大師所缺乏的只是完成某事的條件 (enabling condition)，而不是完成某事的能力。⁵ 但是，完成某事的條件與完成某事的能力並不見得具有這種清楚的區隔。有能力在 30 秒內游完 100 公尺的游泳選手需要有特定的手臂肌肉組織與身體型態這樣的「完成某事的條件」，就像是有能力在 10 秒內跑完 100 公尺的短跑選手需要有特殊的腿部肌肉及心肺功能，只有具有這些條件的人

⁴ 參閱 Stanley and Williamson (2001:411)。

⁵ 參閱 Noe (2005)。



才有可能在 30 秒內游完 100 公尺或 10 秒內跑完 100 公尺。⁶ 然而，所謂的運動學家 (kinesiologist) 及選手教練們，他們知道如何在 30 秒內游完 100 公尺或在 10 秒內跑完 100 公尺，但基於缺乏具有這些能力的條件，而沒有那些能力。

姑且不論 Stanley 及 Williamson 等哲學家對 Ryle 的反駁是否成功，能力是很難被視為一種知識的。例如，從可靠論的角度來說，知識必須藉由某種可靠的達成某個目的的方式來獲得。一般命題知識是由可靠的獲取真理的方式來獲得，而或許踐行知識可以被理解為依賴某種可靠的完成某事的方式來獲得。但是，很多人類的能力並不具有某種可靠的完成某事的特性。例如，有能力做出好的陶藝品的陶藝大師不見得常常可以燒出好的成品，有能力在 10 秒內跑完 100 公尺的短跑高手也常常跑不出這樣的一個好成績。這些人，從一個廣義的可靠論的角度，很難被稱為「知道如何做出好的陶藝品」或是「知道如何在 10 秒內跑完 100 公尺」。

不論廣義的可靠論是否能提供踐行知識一個正確的分析，筆者的重點是，因為缺乏一個一般性的知識理論，傳統知識論在一般性的命題知識以外很難有發揮空間。再來看兩個例子。首先，Nagel (1974) 及 Jackson (1982) 基於對意識經驗的知識的考量，提出了心靈哲學中的重要論題，這些知識通常由「知道什麼」(knowledge of what X) 及「知道關於」(knowledge about X) 的方式來表達，而這種表達式表達了對於某個對象 (object) 的知識，而不是對某個命題的知識。Nagel 基於科學無法提供我們某某經驗像什麼的知識 (the knowledge of what it is like to have some experience)，來論證科學無法說明意識經驗的主觀特性 (subjectivity)；而 Jackson 基於關於意識經驗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experience) 超出對物理世界的知識，而論證意識經驗不過是物理世界中的副現象 (epiphenomenon)，而對物理世界不具有因果效力。對於 Nagel 及 Jackson 的論證在心靈哲學有廣泛的討論，但傳統知識論學者並沒有明顯的貢獻，因其很難對意識經驗的知識提出一個分析，這是因為缺乏一個一般性的知識理論來協助分析「知道什麼」及「知道關於」。

另一個關於「知道什麼」的有趣範例是「知道 X 是什麼意思」(knowing

⁶ 在某個學術會議中，林正弘教授提及一段短跑選手紀政的談話。她說，一個人有沒有可能是一流的短跑選手，其實看他的腿就知道了。

what X means)，也就是對意義（meaning）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對象不見得是一個命題，因為 X 可以只是一個詞而不是一個句子。Dean Pettit（2005）論證，對語詞的理解並不會有 Gettier 式的反例，但是對語詞的知識卻會有 Gettier 式的反例，並據此來反對傳統上認為對語詞的理解必須基於對語詞的知識。Pettit 的論證是否成立，最終有賴於對語意知識的分析，但傳統知識論並沒有提供一個出發點來協助進行這樣的分析。

五、知識論與科學知識

在傳統的知識論中，何謂信念的證成（justification）一直是核心的爭議，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基於何種方式形成的信念才是證成的，而被討論的對象往往集中在經由感官知覺而形成的信念，而對於科學信念是否證成的討論，則只把重點放在基於歸納（induction）而得出的信念是否是證成的這樣一個議題，好像除此之外，科學家並沒有提出任何其他證成信念的方法。難怪有些科學哲學家認為，傳統的知識論不可能對科學知識提出一個好的說法。⁷

事實上，在科學中，充斥著各種不同形式的證成議題，以下考慮兩個例子。首先，考量所謂的混淆問題（the problem of confounding），這個問題代表的是，即使我們觀察到 X 跟 Y 兩個變數間有特定的關連，但我們憑什麼宣稱 X 跟 Y 之間的特定關連真的是由 X 所造成，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假性關連。例如，某研究發現每天喝超過一杯咖啡的女性得乳癌的機率明顯較低。但是，我們可以因此說，每天喝超過一杯咖啡可以降低得乳癌的機率嗎？事實上，在後續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喝較多咖啡的女性都恰好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及社經地位，對維持健康有較多的知識及資源，因而得乳癌的機率較低。因此，我們說，先前基於喝咖啡及乳癌的關連性，而宣稱「每天喝超過一杯咖啡可以降低得乳癌的機率」是被混淆的（confounded），有混淆的問題。⁸

顯然的，混淆的問題是一個證成的議題，是一個我們如何由所觀察到的關連性進而合理宣稱實際關連性的問題，我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是一個證成某個信念的方式。在文獻中，解決混淆問題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個方式

⁷ 參閱 Humphreys（2004）。

⁸ 關於混淆的問題，參閱 Greenland and Robin（1986），以及相關的眾多流行病學及社會科學文獻。



是在採樣的過程中，採取所謂的隨機取樣 (randomization)，並藉由這個方式來得出一個科學上證成的結果。筆者在此不進一步說明隨機取樣如何運作，讀者可以參閱相關的文獻。重點在於，在科學方法論中，除了歸納法之外，有太多不同的證成模式，用來解決各種不同形態的證成問題，而傳統知識論對證成的探討是否可以進一步被應用在這些模式中，則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另外一個與科學證成相關的有趣問題是所謂的外推問題 (the problem of extrapolation)，或稱為普遍化問題 (the problem of generalization)。簡單的說，這個問題涉及到如何經由對某個特定族群的研究結果，合理的推廣到其他族群上。⁹ 例如，研究發現某個化學物質會引發老鼠的癌症，但我們是否可以合理的宣稱這個化學物質也會對人類引發癌症？這是一個關於證成的問題，但進一步細看討論這個問題的相關哲學文獻，會發現這個議題是科學哲學家的專利，沒有傳統知識論的學者參與其中，而科學哲學家對這個議題的討論也未受惠於傳統的知識論。

六、小結

以上，筆者僅列舉了知識論議題與其他哲學議題相互牽引的少數範例。傳統知識論學者沒有參與許多新的、且有趣的知識論議題，或許是因為這些議題與傳統知識論研究所關切的議題不相干，但筆者更傾向相信這是傳統知識論學者畫地自限的結果，我們看一下知識論學者 Timothy Williamson 的研究或許會支持筆者這個說法。第一、Williamson (1994) 將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擴展到對模糊性 (vagueness) 的研究領域，而模糊性在傳統上是語言哲學與哲學邏輯的研究領域；第二、Williamson (2000) 利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及哲學邏輯的研究成果，批判傳統知識論中對「知道」的簡單心理學分析，並對知識中的重要概念如證據 (evidence) 提出新的見解；第三、Williamson (2007) 從一個涵蓋傳統知識論的角度，對分析哲學中重要的方法論議題重新檢視。從筆者提出的範例及 Williamson 的研究，希望勾勒出的未來知識論圖像是，傳統知識論的議題是可以與其他的哲學領域產生牽引，而知識論學者也可以對這些議題產生貢獻，但這個圖像發生的可能性是建立在知識論學者們不再畫地自限，並對語言哲學、哲學邏輯、心靈哲學及科學哲學等領域有更好的

⁹ 參閱 Steel (2008)。

掌握。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傳統的知識論研究與其他的哲學領域有更密切的牽引，並進一步影響到其他哲學領域的研究。

參考文獻

- Fagin, Ronald, Halpern, Joseph, Moses, Yoram, and Vardi, Moshe (1995), *Reasoning about Knowledge*, MA: The MIT Press.
- Gärdenfors, Peter (1988), *Knowledge in Flux: Modeling the Dynamics of Epistemic Stat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illies, Anthony (2004), "New Foundations for Epistemic Change," *Synthese*, 138, 1-48.
- Greenland, Sander and Robin, James (1986), "Identifiability, Exchangeability, and Epidemiological Confou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5, 413-419.
- Hintikka, Jaakko (1962), *Knowledge and Belie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Two No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umphreys, Paul (2004),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I. Niiniluoto, M. Sintonen, and J. Wolenski, (eds),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549-570.
- Jackson, Frank (1982), "Epiphenomenal Qualia,"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 127-136.
- Nagel, Thomas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435-450.
- Noe, Alva (2005), "Against Intellectualism," *Analysis*, 65, 278-290.
- Pettit, Dean (2002), "Why Knowledge is Un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Language," *Mind*, 111, 519-550.
- Ryle, Gilbert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tanley, Jason and Williamson, Timothy (2001), "Knowing How,"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98, 411-444.
- Steel, Daniel (2008), *Across the Boundaries: Extrapolation in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n Wright, Georg (1951), *An Essay on Modal Logi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Williamson, Timothy (1994), *Vague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amson, Timothy (2000),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Timothy (2007),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小啓：

本刊上期〈起源地或轉運站？遺傳學研究在南島語族擴散的貢獻與挑戰〉一文補充作者註釋如下：本文一部分資料曾發表於中研院民族所主辦關於跨領域研究問題的研討會，另加上一部份較新的資料，本文部份研究資料及研究計畫獲得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補助 (NSC 91-2745-P-320-002)，謹此致謝。對本文的意見請寄給通訊作者許木柱 (email:mutsu@mail.tcu.edu.tw)。